

# 我家的那台老缝纫机

□ 李兰顺

我的老妈今年83岁,在临县粮食局宿舍居住56年了。那是1966年夏天,爸爸从青海回来工作后,单位就分给了宿舍。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家里增添了我们姊妹五个,全家7口人共同住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瓦房宿舍里,也不觉得有多挤。那会儿的住房,压根就没有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的概念,家的布局就是炕、灶火和脚地,家中所有的活动都在这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

灶火是用来做饭的地方。

脚地就是回了家临时停靠或吃饭的地方。

炕最重要,躺在上面它就是睡觉休息地方,坐在炕上它就是邻居们串门聊天的接待室,家里来了亲戚、客人,炕上放个炕桌,它就变成了招待客人的地方。

我们的大院子起初有30多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感觉生活的样子就是这样的,谁也没有觉得多苦。

到70年代末,县粮食局对家属院陆陆续续进行了扩建,拆了瓦房,修了5排窑洞,修好后,每家分配了一孔半窑洞,住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父母购置了一些新的家当如大衣柜、平柜、沙发等新式家具,鼓风机、电视等家电也陆续走进家中,再加上原有的一台老式缝纫机,就构成了那会儿我家的样子,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家里所有的物件中,唯有这台缝纫机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陪伴着我们,它为家庭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和母亲有着很深的情缘。

如今母亲已经年迈,再也踏不动缝纫机了,但是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已经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闭目怀远,还能看见孤灯下母亲正在为小时候的我们缝补衣服的场景。

爸爸是解放前参加的革命工作,解放太原后,随军进大西北平叛,后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粮食局当科长。

从战火纷飞中安定下来,成家便成了要紧事,大西北地域辽阔,人烟荒凉,没多少姑娘,父亲便把目光转向老家临县,经媒人介绍,看着母亲人合适、门户对,便很快定了亲事。

1956年两人举行简单的婚礼,父亲就带母亲到了青海玉树。母亲在那里参加了卫校职业短期培训,分配到区医院当护士。在缺医少药的藏区,母亲经常骑上马行走几天在草原上,到牧区巡诊,上门送医送药在当地是极受欢迎的。

到了1962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供给困难,政府号召公职人员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母亲也被列入压缩人员,政府补偿了300元,她就买了台缝纫机,从此与这台缝纫机结了缘。

缝纫机是1958年产的“上海标准”牌,当时在玉树州也没有几台。1963年妈妈从青海玉树回山西临县探亲,想把缝纫机带回内地,到了西宁火车站,却告知不让带,说全国都在支援西北,物资只能从内地流向边疆,不能从边疆向内地运。妈妈说我是下放人员,要回内地,火车站说,那得开个证明书。妈妈就径直跑去和青海省政府的管理人员说明情况,那会的工作人员特别纯朴好说话,现场查了资料后,便出了证明书,火车站这才同意了,加了20元运费回内地。

母亲带着缝纫机在介休市下火车后,又坐了大卡车,才回到临县。运回来后,先放在临泉镇田家沟村二姨家,妈妈那时候的打算,假如我们家不从青海回来,缝纫机就给了二姨。后来我爸爸因高原反应,得了高血压,便

于1966年调动工作,从青海回了临县,缝纫机便搬回了粮食局宿舍。

缝纫机主要是用来缝制缝补衣服的,在那个年代,交通闭塞,物质匮乏,全国上下的衣服从布料、颜色、款式方面都差不多,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兄弟多的人更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了一次又一次,制作衣服、缝补衣服,缝纫机就派上了大用场。

那会,城里家户有缝纫机的也是寥寥无几,母亲是没有经师学艺的,从设计到裁剪然后缝制,全凭她自己琢磨、比划,反复实践,没多久便成了院子里缝纫好把式,院子里的好多衣服都出自她的手,缝纫机也是白天晚上连轴转,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中,一块块布料经她的手变成了一件件崭新的衣服。

那时母亲作为市民,也要参加生产劳动,街道组织到南河滩担土垫盐碱地,晚上回来还要在煤油灯下做子女的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如农村妇女一般操劳。那会儿人们全身上下里外的衣物,全靠缝纫机缝制修补,以前连穿的袜子都是缝纫机纳底,用布缝在上面,像个布靴子,为了结实。

而每年腊月则是妈妈最繁忙的时候,听妈妈说,那会大家是穷了些,但好多家家都想办法在春节前让孩子们穿上新衣服。穿新衣服,吃年夜饭,是小孩们一年的中 most 最浓烈的念想。年夜饭是老三样,浑酒、油糕和土豆丝、粉条、海带、绿豆芽、烧豆腐混制而成的“家常凉菜”。我们妈妈那辈姊妹兄弟7个,再下来,他们每家少的也是4个小孩,多的有9个孩子,其它姨舅舅家送的衣料早,进腊月前,就缝好了孩子们过年穿的新衣服,只有榆林姨家由于村里分红兑现迟,分到红(钱)才到供销社买布料,过来腊月二十后才将布料送

来,年年如此,妈妈很无奈,只有把其他活放一边,通宵达旦缝制赶过年,别人家是赶集会、置年货,迎接新年,我们听到的是缝纫机“嗒嗒”不断的工作声音。我的五弟如今回忆起来,说那会儿晚上睡觉时,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缝纫机嗒嗒的声音。

缝纫机在城里家户是不多见的,在农村更是奢侈品,一直到1974年,在供销社工作的四叔家里才有条件购置了缝纫机,四叔成了农村难得的裁缝,加上她人缘好,在村里极受欢迎。

在60年代,流行“谁给海昌兰一身,我就和谁结婚”,是当时婚姻中的时尚要求。姑娘、媳妇穿戴在大街上泾渭分明,媳妇们是卷髻,衣着较为新鲜,姑娘们虽然扎着长辫,青春尽现,但在尚美的年华,穿着花布上衣的小姑娘也难见,大部分穿衣都是补丁纳补丁。姑娘只有出嫁后才能穿上夫家送的新衣服,那时讲究几身衣服作为聘礼的。

从手工缝制,到缝纫机制作,再发展到现在制衣商品化、规模化,衣服穿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凭票一年供应1丈8尺布,人人衣服只有补着穿,而现在到大商场随意购买,穿旧了也不会有人去补了再穿,直接换新的,偶尔缝个裤边也跑到棉百店给师傅一扔就解决了,家里的老缝纫机早已下岗。

一台缝纫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辅助我们一家度过了艰苦的岁月,见证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史,见证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变迁史,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史。如今,这台60岁的缝纫机,静静地摆在那里,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然而,我每次不经意看到她,仿佛都能听到她在向我们讲述着那些过去的故事。



## 驳吕世宏《〈红楼梦〉大观园地理位置在汾阳解读》一文

□ 卫仲铭

《红楼梦》大观园乃贾府荣国府的附属花园,元妃省亲时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地理位置自然在小说背景地贾府之长安都。大观园地理位置主要体现在十七、十八回,特别是十八回贾元春回到贾府组织姊妹们题写对联匾额诗句里。

首先“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明确说明贾府大观园大体上地处首都北京之西方,见十八回薛宝钗之题诗。然而具体在西方多远的位置?请看元妃回长安城贾府省亲描写:“贾赦领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外,便垂手而西站立。”“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迎接且面西站立,显然元妃回故乡是从长安府城西入城的,如果贾府在北京城的西部,元妃出故宫来到贾府之地应该从贾府之东街东门进入才是最为合理最近的路线,为什么元妃反而从西街门进入长安府城?

这段疑问属于庸人自扰,对照原文就能看出来,元妃省亲之所以从西街入府,那是因为贾府就在西街,而不是从长安府城西门入城,在原著中并没有提到元妃从大明宫出发再到长安府城西门入贾府的记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似是而非的疑问,属于吕世宏脑补过度。

《红楼梦》第三回写黛玉进贾府前:“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书中写得再清楚不过了!黛玉是由东往西行!可见元妃也是从东街到西街的省亲路线。说明小说里的长安府都中不在北京城西部附近,而在离北京较远的一座西方某州府之地。

这个属于过度联想,贾府就在长安城中,和皇宫是处在同一座城市。不然元妃省亲这一章节的开头出现的太监也不会传话传得这么快!

林黛玉赞美大观园词有句:“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强调了贾府大观园远离红尘(北京)即贾府长安府远离明清之北京城。脂砚斋批语也明确小说隐藏了州县地名,明确贾府所居的长安府乃是州县之地。

脂砚斋评语说明《红楼梦》隐藏了州县之地名,但是这句话不是《红楼梦》原著作家所说。长安府在刘姥姥口中早已明确就是京城,“长安都中”指的就是小说中的“神京”即是长安。元妃从大明宫出发前往贾府,正好说明《红楼梦》里的朝代不是别的就是唐朝。这个没有任何争议。也别说什么现实中指的北京、南京之类的。在小说中,《红楼梦》的朝代就是唐朝。

那么,大观园长安府在北京之西方的哪省哪州?请看贾妃有句“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功夫始筑成”,长安府城“衔山抱水”,有此格局的城市必在太行山左右了。府城抱着哪条河水?请看惜春之句曰“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水横千里这不正是汾河特指吗?汉武帝秋风词之后“横汾”成为汾河之别称,而高聳的五云似乎暗示了五台山,贾府长安锁定在山西了!

《红楼梦》中元妃诗句“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功夫始筑成”指的就是长安,其南是横亘东西的秦岭,其北就是绵延千里的渭水,这是最符合元妃的描述了!更何况有山有水的地方不止山西,为啥偏偏就你吕世宏认为是山西?很显然吕的说法不靠谱。

那么山西的哪一座城市?李纨诗赞大观园曰:“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湘裙舞落梅。”“抱复”当指“抱腹岩”,汾州府南介休绵山的著名别称,好了,可以推定长安贾府地在汾州也。

吕世宏把“抱复”臆测为“抱腹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秀水明山抱复回”中的“抱复”指的是依山傍水,群山环抱的意思,不是什么“抱腹岩”,其错把动词当做地理名词!

十七回大观园有联曰“三径香风飘玉蕊,一庭明月照金兰”,“三径”不也有“三晋”之谐音?唐代刘禹锡题写金陵城有句“一方明月可中庭”,曹雪芹借“一庭明月”寓言贾家祖籍金陵实际记朱家,“金兰”则是汾州庆成王诗社名。惜春句子:“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日月光辉”点出大观园是明代所修。明清时期,一座城里分东、西两府的情况绝无仅有,全国仅见汾州永和、庆成王有世称东、西府的记载,自然是《红楼梦》极好的参考资料。

“三径”指的是庭院里的三条小路,不是“三晋”的谐音梗。“曹雪芹借‘一庭明月’寓言贾家祖籍金陵实际记朱家”,更属于无稽之谈,先不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假如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祖上是满清的包衣奴才,怎会有反清复明之想法。

大观园里有一景点叫“杏帘在望”杏花村,当然是酒乡的象征了,而这个酒乡最终改名稻香村,要知道明清时期汾州特产羊羔酒就是用文湖稻谷酿造的,贾宝玉自称羊羔酒肚子,此又一汾州标志了。

这段就是扯淡中的扯淡,“杏帘在望”指的大观园里酒旗招展,而不是指的杏花村,杏花村在清代还叫尽善村呢!羊羔酒是汾州府特产不假,但不是汾阳特产,而是孝义特产。明代冯时化《酒史》载“羊羔酒出汾州孝义县”;《山西通志》“(孝义)酒之出色甚多,其羊羔儿名重海内”。这说明羊羔酒原产地在山西孝义,不在山西汾阳,更不能说明大观园在山西汾阳。

特别是迎接贾元春的机构还有五城兵备道,汾阳明清外号“五连城”。

汾阳有五连城,不代表全国只有汾阳这一座五连城,恰恰西安也是一座五连城,可见这是长安就是《红楼梦》中都城的又一佐证。

《红楼梦》电视剧组也看出了小说里的这一方位暗示,所以在北京西城区修建了拍摄地

大观园,在遥远的北京西南方的石家庄正定县修建了荣国府和宁荣街等等影视基地,基本上吻合小说里的长安贾府方位。根据小说十八回文本推断,实际上长安府更在正定西的山西呢。小说里长安城的北门叫北下之门,省会在北,长安府在南,故从北向南叫“下”,汾州地势北高南低,自北而南可谓北下。

周汝昌等一批人认为北京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所在地,影视基地就别碰瓷大观园了,这些跟《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啥关系?吕世宏拿北京西城区的恭王府、河北正定县的红楼梦影视基地来佐证大观园的位置在山西,扯淡至极!

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中“都内,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广长,皆三百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京兆尹总其事”的记载,长安城除了宫城之外,西部和东部划分为长安县和万年县,而贾府归长安县管辖。在长安城,宫城在北,贾府在南,跟汾阳没有半毛钱关系!

红学界关于大观园原型在那里,并没有给出答案,有人猜测在北京圆明园,有人猜测是南京的随园,有人猜测是杭州西溪,有人猜测是江苏水绘园等等等等,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天上人间诸景备”,所以多数人又认为大观园是曹雪芹集华夏名园之大成而杜撰的。不是吗,即便是曹雪芹杜撰,也有个地理位置吧?而根据文本推定其地理位置在汾州,清初汾阳文人朱氏后裔吕文根归纳的永和王府旧园《天乐园记》,所记山水奇特亭楼如画,与大观园颇为相似,无疑当是曹公杜撰大观园的参考之一。

《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地点不确定在哪,但是一定在原著中的京城长安,而不是甚至连省城不是的汾州府或者汾阳县。《红楼梦》原著写的就不是明代,而是唐朝,跟汾阳的明王府无涉!

